

南
雷
文
定

南雷文定四集目錄

卷一

明儒學案序

補歷代史表序

陳同亮刻胡傳序

黃山續志序

汪扶晨詩序

曹實庵先生詩序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陸鈇俟詩序

金介山詩序

姜友棠詩序

萬貞一詩序

馬雪航詩序

謝莘野詩序

空林禪師詩序

綠蘿庵詩序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鄭蘭臯先生八十壽序

唐氏家譜序

卷二

鄭玄子先生述

遷祠記

東廬記

姚沈記

越州李公救菑記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

瑞棠楊公傳

王訥如使君傳

吳前僧先生傳

胡玉呂傳

劉太夫人傳

獲麟賦

孤鴿賦

卷三

高古處府君墓表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贈刑部侍郎振華鄭公神道碑

毛烈婦墓表

兵部督捕右侍郎酉山許先生墓誌銘

楊士衡先生墓誌銘

朱人遠墓誌銘

萬祖繩墓誌銘

董異子墓誌銘

鄭元澄墓誌銘

蔣萬爲墓誌銘

莫高董君墓誌銘

都督裘君墓誌銘

國勳倪君墓誌銘

卓子孟孝廉墓誌銘

查逸遠墓誌銘

吳處士墓碣銘

吳節母墓誌銘

安丘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卷四

破邪論

南雷文定四集卷之一

山陽門人楊開沅較讎

明儒學案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功力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窮心則物莫能遁。窮物則心滯一隅。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

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闕之市。可哀也夫。某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某猶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蹻蹻。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已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某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唯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唯

於先師言意所在。宐稍爲通融。某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宗旨正在於意。寧可不爲發明。仲昇欲某敘其節要。某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况於他人乎。某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淺深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矇矓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樽。後人但持瓦甌。禪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

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眉以謹
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潛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
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幾革。文字
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者
見學案而歎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
乎。無何賈君死。其子醇菴承遺命而刻之。嗟乎。溫公
通鑑成。歎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
惟王益柔爾。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
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
滅史學。卽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
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
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
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付性魯鈍
一傳未終已。逃其姓氏者。徃徃有之。朱子云。思慮計
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
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竊不
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畧可也。自後三年始

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畧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八書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卽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竝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并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并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旣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

人也。宋謝翱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亾矣。卽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歷志統母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部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槩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竝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

誠不朽之盛事也。余憶崇禎己巳，於陳詹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爲奇書。此不遇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亾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亾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畱之，不亦可慨也夫。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卽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

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
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
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
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
弑其君此檇杌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
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弑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
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
於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

者也。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也。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焉，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卽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有錯誤，卽以日食論之，其間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于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來傳寫之失者三也。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

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善僖公能釋賢者之厄是也。胡傳言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真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欲使強楚聽命，是責嬰兒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矣。又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優，改過之大，哀公以吳師之迫不得已而歸邾子，何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褒貶者也。又如宣八年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葬。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夫日食且止况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之明訓從穀梁之曲說可乎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濇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

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爲不足信也
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
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辯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
也故名之胡傳以爲冢宰又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
大者也其間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
欲措之實用茫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調
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冊之體也引易之
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槩

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資，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餘家，以爲胡傳學宮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尙有待也。

黃山續志序

沈翁生在焦村累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
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翁生云亾
余亦衰老不能行腳以爲妄嚮爲山靈所杜也歲辛
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
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
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
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
峯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難違栗亭
之意余聞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庸妄

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說半屬于虛近日叢林
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鉞村偈街談嘔穢滿紙
又一變也曾見石奇雪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
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
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
冥魂于其一也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于矣因
戲爲一絕云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
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竇莽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
矣栗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
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邑

顧非他志比也。有言黃山志定本栗亭既與纂修三
十六峯寫貌曲盡寧留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
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
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
有。鈞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
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視如丘里之俎豆乎。吾
知一續再續猶不足以盡黃山也。

汪扶農詩序

昔吾夫子以興觀羣怨論詩。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謂之興。後世咏懷、游覽、咏物之類是也。鄭康成曰：觀，風俗之盛衰。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後世弔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孔曰：羣，居相切。磋，羣是人之相聚。後世公讌、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後世哀傷、挽歌、遣謫、諷諭皆是也。蓋古今事物之變，雖紛若而以此四者爲統宗。自毛公之六義以風雅頌爲經，以賦比興爲緯。後儒因之比興強分，賦有專

屬○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
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
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
興○也○言○在○耳○目○情○寄○入○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答○
贈○者○可○以○羣○也○懷○展○爲○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汪○子○
栗○亭○新○安○之○才○士○於○海○內○名○流○無○一○不○交○歲○辛○未○余○
過○黃○山○信○宿○潛○口○栗○亭○出○其○詩○讀○之○古○詩○富○健○律○詩○
妥○貼○名○章○迥○句○時○時○奔○會○而○其○清○茶○濁○酒○臨○水○送○歸○
山○陽○聞○笛○一○往○情○深○空○乎○資○良○友○之○冥○福○梓○故○人○之○
遺○書○爲○世○所○稱○也○若○栗○亭○者○其○亦○可○以○羣○矣○慨○自○伐○

木既廢。五交之外。復有泛交。暴集之客。出門遂忘。姓氏。講席之人。在途卽分車笠。故其爲詩。排比雕蟲。都無意好。要皆刻薄者之所爲也。禮不云乎。溫柔敦厚。詩教也。栗亭之謂乎。

曹實菴先生詩序

余至新安得交實菴先生其爲人淵淳岳峙望之使人意消英辭風譽播於寰宇而處之若無靳使君架上有先生珂雪詩淨本因携至舟中讀之其爲詩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汹涌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矣世稱李詩得變風之體杜詩得變雅之體先生蓋兼有之余順流而下惟恐瞬息漁浦不竟先生之集也今之爲詩者曰必爲唐必爲宋規規焉俛首躡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於是識者以爲有所學卽病不若無所學之爲得

也雖然學之至而後可無所學以無所學爲學將使
魏晉三唐之爲高山大川者不幾蕩爲丘陵糞壤乎
故程不識之治兵也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軍不
得自便敵不敢犯李廣行無部曲行陳人人自便不
擊刀斗自衛敵卒犯之無以禁卽學詩者之明驗矣
先生之詩以工夫勝古今諸家揣摩畧盡而後歸之
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歷然猶不識之治兵也不求
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
謂之有所學可也謂之無所學亦可也先生之鄉有
馬汝言先生者輯漢魏六朝詩紀衣被天下江山寂

奠○天○未○酬○其○藝○苑○之○功○學○者○疑○焉○顧○百○年○以○後○清○淑○
之○氣○萃○於○先○生○今○而○後○亦○可○以○釋○然○矣○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珍侯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錄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說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先生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父儼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釗廣西按察使次鑣次先生次銖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叅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銳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手

救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開冊九嬪議郊祀
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
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
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藉田也以此比例藉
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女
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
令圓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
穴背置酒羅峯以爲簠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
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
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簠簋宗廟之器

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其議徭徭不能爲廣西之害，苟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徭徭亦人耳，韓襄毅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抑揚黃華者，厭然消阻，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叙別諸詩，酷似王盧溪之送胡邦衡蓋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解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謗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實錄異同，蓋實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

無是也。且實錄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卽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鬱譎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陸鈇侯詩序

甬上陸鈇侯以雙水詩草示余求序讀之終卷其古
詩似康樂律詩似許渾纏綿而有情感慨而多致排
比之間自然不假人力顧千鎚百鍊所不易及鈇侯
爲亾友文虎之諸子文虎之詩稟兀聳蕩時見斧鑿
文虎之才力鈇侯之工夫各不相蒙要之皆詩人非
俗人也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意志
者也俗人率抄取模擬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豈可
爲詩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肝鬲骨髓無不清
淨吐吟警效無不高雅何嘗有二卽如君家詩人魯

望以幽艷易晚唐之纖巧放翁以圓熟易豫章之麤
 豪爲藝文未墜之領袖不必出之一隅一轍也世人
 多喜雷同束書不觀未嘗見大家源流之論作半吞
 半吐之語庶幾蘊藉以爲風雅正宗不亦冤乎近來
 黠者取宋元詩餘抄撮其靈秀之句改頭換面以爲
 詩見者嗟其嫵媚遂成風氣此又在元遺山所謂薈
 薇無力之下矣昔人云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
 路太熟耳思路太熟則必雷同右軍萬字各異杜少
 陵千首詩無一相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徑不由
 卽自己思路亦必滅燼而更燃也鈐俟之詩遠有端

緒自劔南以至石溪文虎代有詩人幾如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姓當時七十人竝能屬文豫章詩派取諸四方鈐俟取之其家而有餘矣文虎詩文尚未行世昔語杲堂令其與萬悔菴合刻此願未了思之腹痛鈐俟當亦如余也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
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
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
之壩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贈別必欲如蘇李酬
答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
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
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世以公安竟
陵爲解脫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
之好尚者也夫以已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

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吾○友○金○介○山○之○詩

清○冷○竟○體○姿○韻○欲○絕○如○毛○嬀○西○施○爭○洗○却○面○與○天○下

婦○人○鬪○好○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

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時○而○已

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

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鬪○之○語○無○有○不○盡○不○以

博○温○柔○敦○厚○之○名○而○斬○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

何○能○盡○乎○雷○霆○焚○槐○天○地○大○絃○萬○物○之○摧○拉○搖○盪○者

寥○寥○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滿○聽○矣○介○山

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風○無○有○也○且○不○特○介

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
嘗○不○爲○度○辭○矣○。○此○亦○溫○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姜友棠詩序

古今之稱詩者多於麻竹然而傳至於今者寡矣傳
至於今而爲人所嗟嘆而不能已者益又寡矣此無
他則爲人爲己之分也蓋三百篇大抵出於放臣怨
女懷沙恤締之口直達其悲壯怨譎之氣初未嘗有
古人之家數存於胸中以爲如是是可以悅人如是可
以傳遠也夫亦如飄虛之風鳴秋之蛩百物之相軋
相應而成聲耳顧今之爲詩者才入雅道便涉藝門
浮雲白日摘爲古選青枝黃鳥拈爲六朝紛紜膠膈
自錮其靈明無非欲示人以可悅耳不知昔人之所

以上下於千古者用以自治其性情非用以取法於章句也。姜白石云異時泛閱衆作病其駁也專志於魯直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卽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夫無所學則爲已矣吾友姜友棠之爲詩也自出機軸其窮愁感慨若聞雲之卷舒怒壑之澎湃不知其然而然以成其爲友棠之詩而已知之而嗟嘆之者唯吾黨鄭禹梅周弘濟數人其於時風衆勢有所不計也吾里左近有永樂寺先州判茂卿講學之所也友棠讀書其中翠色冷光日相映射故友棠之詩愈昌永樂寺在元則柳道傳戴九靈之

詩蹟可尋在明則王文成徐曰仁之風流未散今又
得友棠之吟咏吾里之山川庶不寂寞矣

萬貞一詩序

今之論詩者。誰不言本於性情。顧非烹鍊使銀銅鉛鐵之盡去。則性情不出。彼以爲溫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頽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四時之發斂寒暑。必發斂乃爲溫柔敦厚。寒暑則非矣。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爲溫柔敦厚。怒哀則非矣。其人之爲詩者。亦必閒散放蕩。巖居川觀。無所事事。而後可。亦必茗椀薰鑪。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睹雲林海岳之風。而後可。然吾觀夫子所刪。非無考槃丘中之什。厝乎其間。而諷之。

令人低徊而不能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蓋其疾
惡○思○古○指○事○陳○情○不○異○薰○風○之○南○來○履○水○之○中○骨○怒
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
之○溫○柔○敦○厚○也○吾○友○萬○貞○一○牢○騷○歷○落○之○士○其○學○主
於○經○術○博○覽○強○記○未○嘗○刻○意○繕○性○字○櫛○句○比○以○詩○人
自○命○召○入○翰○林○荏○苒○十○年○史○館○詩○之○所○自○出○也○庶○幾
可○以○專○心○致○志○矣○顧○一○時○同○召○者○皆○借○途○以○去○而○貞
一○獨○任○其○勞○成○崇○禎○長○編○百○餘○卷○列○傳○若○干○卷○短○檠
木○榻○筆○退○成○塚○豈○暇○爲○詩○旣○而○晨○炊○欲○絕○自○請○外○補
斗○大○一○城○鵠○面○蒼○生○旱○蝗○子○遺○撫○循○委○曲○繼○之○涕○泣

又。不。忍。爲。詩。嗟。乎。貞。一。風。塵。因。頓。鍛。鍊。既。久。觸。景。感。物。無。一。而。非。詩。則。以。其。不。暇。爲。不。忍。爲。者。溢。而。成。之。此。性。情。之。昭。著。天。地。之。元。聲。也。豈。世。人。心。量。手。追。如。何。而。漢。魏。如。何。而。三。唐。所。可。比。擬。者。哉。雖。然。貞。一。亦。憶。當。年。訪。我。黃。竹。徒。步。往。來。野。橋。村。店。高。歌。泥。飲。時。乎。今。俯。仰。垂。三。十。載。市。朝。興。味。既。不。能。或。過。幸。天。假。吾。年。以。待。子。歸。來。尋。此。舊。游。一。唱。一。和。所。得。必。有。異。於。是。者。矣。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歛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典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

卷之八

八

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况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

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
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
道○也○寧○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
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蠢○爲○焚○萬○有○不○齊○亦○可○謂○之○
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
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邑○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
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况○於○所○自○
作○之○詩○乎○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
之○清○裁○駿○發○牘○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

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
濶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謝莘野詩序

余於近日交遊之詩其心契者曾弗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李元仲如嵩岳嫁女所用非世間器物戚緩耳如天寶宮人話舊針縷俱帶酸恨杜於皇如洛水遊神縹緲止見霓裳澹歸初如琵琶妓邂逅樂天及偏行集出便似村僧浴門弄鉢矣然此數子者當今不以爲詩人也曾憶與陳令升剪燭論詩頗有短長余曰浙東之詩看他好處不出浙西之詩看他不好處不出令升曰看他不好處不出此言尤毒如此做去更自轉身不得所謂五百年墮野狐身也相與

一笑顧近年以來浙東風氣一大變畧舉如鄭禹梅
萬貞一陸鈺侯姜友棠周弘濟裘殷玉謝莘野諸子
要皆稱心所出瑕瑜不掩鐘磬謂謝眺一章之中自
有玉石正不相妨市賈燒米汁爲水玉晶瑩以悅婦
孺可謂無瑕之玉乎唯其有瑜有瑕自然英旨乃爲
真耳莘野秦川貫公子而遭逢易代頗傷哀樂昌黎
言謹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似乎聲以哀爲主
夫詩者哀樂之器也假令琴瑟之聲可哀而不可樂
五聲不備是爲窳器莘野之詩叙喪亂而悽戾逢公
燕而綺錯能備五聲者也與諸子日新月勵余之一

契再契又何必越濤江而求也。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樂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葉六桐先生故兩家大弟子柱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虛史子復管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最契者於密雲門下爲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叅彼證蘭欣柏悅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隅至丙申同避兵災於外家內弟身兩垓賣藏書以刻準提咒

空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議論非學
佛者所有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麤
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
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絜其笙簧然
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炙手則知餘聲成文
彫音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
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住持爲事五山十刹私爲
一家產業衣鉢之資罄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
此守彼攻各暴凶條隱隱索是非於黃塵常馱之威
不敵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虔婆頂老十餘人卓杖

搖唇稱爲上堂出世。窈觀爲之。喟噓空林。自密雲記。新以來。痛折時風。唯與二三寂子。慕兀空山。同門。卽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濤中之一底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巍來。欲刻其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拳於楸栢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綠蘿菴詩序

中洲禪師住持黃山之慈光寺。余至寺中，值師他出。明日天雨，枯坐取師綠蘿菴詩讀之。淒風拂林，鳴絃映壑，似無意爲之，而未始不工也。其天竺之陰，何乎？師聞余至，亦遂還山。遇之於潛口，屬余序之。余雖與師傾蓋，然師曾主鹽官國師道場，鹽官爲余舊遊地。師之所與唱和者，非余之門人卽故人也。憶鹽官之爲詩者，雖多而其效唾相薰，無日不談者，亦可屈指。朱止溪論詩甚隘，以賦比興爲繩尺。陳令升喜蘇詩，共罄胸懷。誰云猜忤？陸冰修善於應捷，譬之朱漆，雖

無楨幹而有光澤。查二南幽夜逸光不耐曉日。朱人
遠揣摩之才。其於家學頗爲轉手。陳子文翩翩書記
以書法佐之。固當世之膏粱也。陳敬之輕誕自矜。未
見涯涘。查夏重自黔返吐詞清拔。查德尹填詞入情
而苦纖嬌。李是菴佛火消寒未泯。俠骨可謂盛矣。有
婦人焉。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宏乎。師詩之美也。師
家京口。己亥之變。百口舉遭縲紲。師以三尺童子直
其誣。未幾而父歿。三年廬墓。迹跡方外。夫身當患難
去死毫釐。人世怨毒酸苦之境。陷於心坎。則其發之
爲詩。當必慷慨而不可收拾。彼祕演。惟儼身處無事。

所○能○助○也○
性○情○之○正○乎○此○蓋○得○之○心○行○路○絕○之○後○而○非○師○友○之○
之○地○尚○有○不○平○之○鳴○顧○師○之○爲○詩○歷○然○雅○體○何○其○得○

斬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通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昧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于文人。文人亦無不喜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卽山川之神也。英爽勃率如空同之粉堞。青鬃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現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雀。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居王屋山。夜間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見兩髻童子。黃卑衣綠帶。自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

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衆峯爭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澹山巖。孤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冥漠不可見聞也。自康樂柳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綿絡累紙。如遇王嬙。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莫前余諧之曰。當罰讀遊喚一過。遊喚者。近時文人。

所爲記也與徐疑一例卽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廻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新安靳熊封使君寄我遊黃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注目抽心晶照巖壑不特爲士林之矜獎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黃山之雲海天馬白猿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瞥遇一端亦足爲豪使君之來集于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遠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鄭蘭臯先生八十壽序

康熙辛未十月十八日鄭蘭臯先生八十誕辰聞孫復之孳舟黃竹浦乞余壽言余於先生六七十俱嘗有言矣惟是先生炳然之節粹然之養固有累言不盡者袁公安曰試令一老人與少年竝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此爲常人言也君子一生閱歷如積金玉壽彌高積彌多舉之盡足爲世寶詎與庸庸晷景同其銷歇先生值事會多故之時涵養稍未純幾微稍未化非激則隨先生泊如恬如而其中之確

如者又未嘗少踰乎銖黍故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以守道自重出處較然當崇禎時以科目不得士行積分之法優者臺省劣猶郡縣同輩多由之出仕先生以時不可爲退守初服金陵立國當事欲挽先生先生曰豺狼當道舉目將有山河之異矣寧可塞裳赴之乎會稽之守以監軍副使徵先生先生與叛帥不咸移疾而返其難進易退此一時也桑海之交波路壯闊閉門聽難之時臧否不立先生沈名於桑柘弋者何慕文一時也令子登朝封加翰苑以故國遺老羽儀當世子孫皆有文章大名爲時所宗而先

生藥欄竹塢叅差蔚會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新
詩間作輕禽短葉尙識音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又
一時也余嘗謂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時有常變勢
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
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叅以
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夫天德乾則是純陽謂
之龍德蓋渾然大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
宏潛而潛宏見而見宏飛躍而飛躍行乎不得不行
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
首者此也先生之所得於易者深矣

唐氏家譜序

沈約魏收爲史自敘其先世附合乖謬人以謂誣其祖也故敘家譜者未有不以此爲戒是故誣祖之罪甚於忘祖然今日譜之爲弊不在作譜者之矯誣而在僞譜之流傳萬姓芸芸莫不家有僞譜歐陽文忠曰渤海之後獨見於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文公曰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再不可紀夫歐蘇二氏其源流歷然者尚有不可紀之世次而僞譜不問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槩牽合某世以至某世繩聯珠貫至使祖孫倒置蛇首

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內府璽書者尤市兒之狡獪無識之世寶也嘗見一巨子構得偽譜視爲信貨據之以改舊本不亦冤乎夫世之爲巨子者多矣然亦不始於近世也六朝碑版實爲濫觴如庾信銘張則原張仲張談碑辛則援辛有辛寥徐陵言侯氏則美夷門序歐陽則引渤海斯乃眩詞滅質徒駟烟墨又何怪凡偶之不能質確乎武林唐殿宣聖賡廷陳從余遊出其家譜請序唐氏爲直臣子方之裔其世次不可紀其可紀者殿宣以上九世耳吳興固有唐氏譜自陶唐而下凡百世其世次縷觀古今唐姓之顯者

燦然一貫。殿宣以爲僞。故不從而別自成之。殿宣之
識。可謂加人一等矣。或曰。唐氏九世始遷之祖也。祀
可止於是。譜不可止於是也。曰。歐陽氏之譜亦九世。
蘇氏之譜止五世。何謂其不可也。或又曰。唐氏九世
以上。其顯者如林。胡。僅存其隱約者乎。曰。余觀李空
同之譜。其傳四世之事。不越農。瑣。彼以門第相高者。
豈能及之。二惠。競。爽。是在殿宣兄弟而已矣。